

2024年7月28日  
星期日  
责任编辑:朱洁  
美术编辑:言岚  
校对:谭智方

真情

## 外公那两分田

谢鹏

去年九月九日,我匆匆忙忙赶到外公老家石羊镇龙眼头村,看到他痛苦地躺在床上,喊他:“外公,我回来了!”他紧闭着双眼,大口呼吸,已经不能说话,但我清楚地看到,他的右手稍稍动了一下,大概是示意知道了。

三十分钟后,我再进房间看外公,发现已经没有呼吸,连忙告诉三姨:“外公走了。”三姨一听,急忙哭着进来,扑倒在外公身上痛哭,外公已经永远听不到哭声了。接着,大舅、小舅等都进来了,哭声瞬间充溢整个房间。外公走过八十六个春秋,平静、安然地离开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。

三年前,我回过一次龙眼头村,那时外公已经八十三岁,但精神矍铄,独自耕田,种了水稻、糯米谷,谷仓填得满满的,还种了红薯、大豆、花生和很多蔬菜,自给自足,不花钱买转基因、喷农药的食品。自己酿造红薯酒,酒缸排成一条线,每个酒缸装得满满的。外公一日三餐喝点酒,他一辈子就好这口,酒量很好,堪称海量级别,一桌人陪酒,三轮过后陪酒的醉了,外公依然清醒。在我的记忆中,外公从没有醉过。外公酒品很好,带着感情真诚喝酒,因此乡亲们都喜欢跟外公喝酒。外公喝酒的样子,让我想到李白笔下陈王曹植“斗酒十千恣欢谑”的洒脱和从容。我羡慕他自得其乐、自由惬意的生活,对他说:“您在乡间逍遥自在,快乐似神仙,一定长命百岁。”外公听了笑呵呵。临走时,他送我一瓶红豆子,说是自己种的,吃了不生疮。嘱咐我早生孩子,芝麻开花节节高。我心想,这老头真是可爱又有趣。

三十年前,我在外公家旁边的景仙寺小学读书,寄宿在外公家,跟着外公外婆一起生活。毕业那天,外公亲自帮我挑着被子、书籍等行李,护送我回家。其实我家离外公家仅仅五里路,而且我已经十二岁了,在农村成长习惯了农活,完全可以自己挑行李回家,只是要走人迹罕至的山路,外公终究放心不下,坚持要亲自送我。乡亲们看到了,纷纷称赞外公护犊情深,鼓励我以后有出息,一定要好好报答外公外婆,但现在孙欲报而亲不待,留下不可挽回的遗憾!

外公生于上世纪30年代,新中国成立后被划分为贫下中农,分到了土地,有了土地就有了生活来源,就有了家庭兴旺发达的深厚根基,因而他对土地有着刻骨铭心的情感,也因此格外珍惜田土。他日出而作,日没经常还不息,生育五个子女,依靠勤劳、节俭,含辛茹苦维持一大家人的生计,把五个子女抚养长大。他经常自豪地说,家里人多,热闹得很。外公那一辈人,喜欢生孩子,希望家大业大,寄语后辈也这样。

外公葬在猫仔山林那两分田旁,不仅不占用稻田,而且还守护着他耕种了一辈子的那丘稻田。那里依山傍水,地势平坦,环境清幽。生,耕田;死,守田。外公像龙眼头村丰收时节金灿灿的成熟水稻那样淳朴善良,以生命的最后归宿表达对土地的眷恋,他一定安心、满意、知足!

随笔

# 偷闲半日看荷花

黄三平

星期天的早上,窗外晨光熹微。我一早醒来,想起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万丰湖的荷花开了,那就去看荷花吧!夏至刚过几日,难得荷花开得这么早,何不先睹为快呢?外子起早散步去了,我给他打了电话,一会儿他回来了。我说,今早不在家泡片了,小区门口开了家“小胖厨”粉店,去那里吃粉吧,照顾下新店生意。外子说,好啊,试下新店味道。

(一)

七点刚过,我们就到了“小胖厨”粉店。老板夫妇是四十岁出头的中年人,一看就朴实勤劳。老板娘走过来,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问我吃啥,我用伙县话回答:“来两碗伙县粉。”“伙县粉”是一种较细的圆粉,口感柔韧爽滑,是颇受湖湘百姓喜欢的特色米粉。老板娘惊喜地说:“原来是老乡。”我说:“是啊,之前你家装修的时候,听你们在店门口说过伙县话呢。”老板随即在厨房忙活起来,锅中下粉,捞入汤碗,再加入鲜香微辣的臊子,不一会儿就端上桌了。老板微胖,身形圆润,店招牌大概用的是他的外号。

我们吃粉,老板夫妇坐在旁边,此时无客进来,得闲便和我们聊起来。老板说,他们从前在广东开店,也是做饮食,今年回湘租下这个小店。我问他们为何不在广东做了,老板娘说:“都是为了孩子呢。两个儿子,大的在市里上大二,小的还在乡下上小学,爷爷带着,我们想在这边找个小学,把小的接过来。”我说:“对,孩子还是自己带着好,快放暑假了,这两个月找找学校,这样秋季学期就可以过来啦。”听他们说,大儿子读的是计算机专业,参加了省里的技能比赛项目,学习很忙,周末也不回来。问他们是在哪所学校,竟恰好是我们工作的学校。真是巧,没想到早餐店老板竟是我们学生的家长,祝他们生意兴旺吧。吃完米粉,我们付了账,打开导航,驶向万丰湖。

(二)

万丰湖畔邻湘江古桑洲河段,离我家约有一十六公里远,记得去年冬天第一次去万丰湖,环湖漫步一圈,感到十分欣悦。它的水面超过一千亩,绕湖步道和自行车道两旁的树木繁多,湖心小岛幽静宜人,棕榈沙滩别具几分热带风情,湖西的南北近岸都有荷花带,冬日里残荷疏枝枯瘦,自带清韵雅致。据说十几年前这里是一片糟糕的臭水河,经过近年来大力治理和生态修复,变成了碧波荡漾鸟儿纷飞的水利景区,既发挥着蓄洪调峰的功用,又成了休闲观光的湿地公园。湖区离闹市略远,游人并不算多,颇有些宁静开阔之妙。

约莫半个小时,我们就到了万丰湖畔,比之冬天,夏天的湖光水景更美了。远山近水,相互辉映,沿湖步行,但见步道干净,草绿树青,蜻蜓轻盈地飞舞,鸟雀在地上走走跳跳,煞是令人喜爱,我掏出手机待要拍照,它们却“刺”地一下飞走了。这是多云的天气,虽是夏日,却并不炎热,清风徐徐拂面,湖水波光粼粼。我们沿南岸向西行数百米,看到一列消防队的小伙子身着橙色救生衣,登上小艇下水训练,反复演练翻覆小艇的救援,小伙子们矫健的身姿在水中翻腾,飞溅起阵阵雪白的水花。

近岸的湖中水草丰茂,成片地长着一种秀丽的绿植,它们比芦苇要丰满些,比人高一点,昂然地立于水中,其叶子是巴掌宽的披针形,修长的花柄顶端开着成



记事本

## 山苍子

黄蕨妮

我的老家端午节有沐浴草药的习惯。端午节前几天,大街小巷就铺满了各种草木,有车前草、艾草、菖蒲、山苍子枝条等。这些草木都具有清凉、消炎、驱虫等功效,在端午那段时间加入水中沐浴,可让人清爽舒适,祛除疲劳,于是各家各户都按自己的喜好买了熬煮沐浴。我每次都会在众多草药中拿一把山苍子枝,因为从小到大,它一直活跃在我的生活中。

我的家乡洞庭湖四面环山,触目皆绿。山苍子作为众多绿色中的一员,与竹的黄绿、杉的青翠,还有不可计数的灌木乔木,共同撑起了家乡的这片绿海波涛。

山苍子,又名木姜子树,也叫山胡椒树,落叶灌木,约四五米高,光滑的树冠,黄绿色的树皮,伞架似的枝桠,修长而青嫩的叶子,浑身散发着一股天然的幽香。“万树寒无色,南枝独有花。”春寒料峭时,倘若你远眺茫茫山野,墨绿的层林中可见一簇簇淡黄的花影,那就是山苍子开花了。小黄花儿成群结队地簇拥在光滑的枝桠上,一粒粒精神抖擞,像极了正在窃窃私语的女娃娃。花朵小巧精致,绽开六瓣,层层叠叠包围着蕊蕊,散发着淡淡的花香,一朵接着一朵,一树挨着一树,彼此推着挤着,热闹了整个春天的山野。

有诗曰山苍子花:雾渺云撩腊月开,浅黄淡淡映山涯,不争春色不爭艳,无畏无私战雪来。我们小时候爱美,三五相邀来到花树下,折花条,编花环,编项链,不把自己打扮成香气缭绕的花姑娘不罢休。山苍花落满山绿。待至花开荼靡时,一片片嫩叶探头探脑地从枝干上钻出,假以时日便绿莹莹地覆盖整个枝桠。这时,姐妹们便上山采山苍子叶子,那叶子可是喂猪的上佳饲料。采回的叶子剁碎后掺入沸水中一同熬煮。熬熟的叶子散发出浓郁的香气,猪们大口嚼着,大概它们也嗜好这芬芳吧。

早春山野轻淡的花事,是孩子的快乐,大人在意的是山苍子。待到入秋,已是硕果盈枝,一串串如绿豆般大小的山苍子在枝叶间随风微颤。小时候,山苍子可是山里人眼中的宝贝呢



散文

## 晒伏

潘新日

当阳光爬过屋顶,祖母、母亲她们会把柜子里的棉衣、棉被一股脑地搭出来,搭在绳子上,晾在花台和板凳上。一时间,干净整洁的院子,立马会被这些花花绿绿的棉衣、棉被占领,就像是戏班子搬家,到处都是乱糟糟的衣物。

祖母说,我们这里潮气大,经过春天和初夏的梅雨时节,放在柜子里的棉衣、棉被就会返潮,如果伏天不抱出来晒晒,棉衣、棉被都会发霉,有的甚至会长虫。我不明白祖母的话,问她为何不在春天和梅雨时节拿出来晒,非要等到伏天。祖母说,你不懂,春天和初夏的太阳不毒,晒了,只管当时,如果伏天不晒,依然会返潮发霉,那样,既麻烦,又不起作用。我这才明白,原来,只有伏天晒伏才能彻底根除衣物发霉,怪不得,家乡人这么喜欢晒伏。

我见过大户人家晒伏,真真的可观。各式各样的木家具都搬了出来,兰木的、紫叶小檫的、松柏的。有桌子、椅子、箱子、橱柜、箱柜、沙发。也有老漆的、新漆的;有雕花的,也有漆花的;有镀金的、镀银的,也有镀铜的、镀铝的;有包边的,也有包括的,总之,各式各样,目不暇接。

连挂是我的玩伴,每到此时,他都要领着我到他家去玩,我就可以欣赏到平时在屋子里欣赏不到的工艺和匠心。连挂的祖上是做木匠活的,听说曾经在宫里做过手艺,他们家擅长旧家具的翻修和维修,深得当时官家青睐。连挂爸在城里开有自己的木匠铺,他的徒弟都是远近闻名的工艺大师,做出的家具都价格不菲,他爸不干别的,就只给老家具做维护。

连挂爸说,家具也会生虫,如果不晒伏,家具腿会发霉,家具打过腻子会的地方会鼓,会破坏家具上的油漆,每年晒一次伏,家具就会保持原有的光泽,也不会腐烂。怪不得祖母说,穷人晒衣服,富人晒家具,原来是这个意思啊!

更有许多人家会借伏天晒酱,晒出天下美味的,大多是黄豆酱,做法也很简单。

我母亲做的黄豆酱最好吃,她曾经用酱炒辣椒,把我们弟兄几个撑得不能动弹,想想也是可笑。

我做过总结,之所以这么好吃,原因是母亲的酱豆比别人家的火候掌握得好,黄豆煮得烂,别人家都是把黄豆直接放到锅里煮,我母亲不,她先把择好的黄豆用水泡,泡过一天一夜才肯下锅煮,直到把黄豆煮的烂乎乎的,才起锅,放在簸箕里阴凉,之后,拌上面粉,把煮过的黄豆装扮成一个一个“白老头”,找来早就砍好的野蒿和青枝盖在上面,让它们发酵,等它们一个个都变成了“霉老头”,就按照一比三的比例兑水,放上盐,倒进大瓦盆里晒。为了防苍蝇,还在上面盖上一块大玻璃,还能防雨。

伏天的阳光是烧着的火,它们让酱豆在高温下重生。不几天,就可以闻到淡淡的酱香。有时候,忍不住诱惑,就端着凳子爬上墙头观看,酱豆一天一变,泛起的豆油上面起了一层厚厚的盐霜,像是酱豆的盔甲,明晃晃的,晃眼。于是,菜园里的刀豆、梅豆、小黄瓜都被我们扔进去,几天后,就可以夹出来就饭,生着吃,炒着吃都好。

晒伏,晒出的不仅仅是生活,还晒出一家人的过往和回忆。稻子、黄豆、芝麻、绿豆、红豆都要晒,都要在伏天里积累内心的热情,它们都是乡下的希望,不论是曾经的过去,还是未来的美好,伏天的毒日头,会为你保存一份寄托,那份寄托,总是美的,值得珍藏,值得回味。

## 我该种菜吗?

刘新华

高温,持续高温,天气预报今天又是37摄氏度。日子真的有点难熬啊!早起,给菜浇水。为了保住这看起来果实累累的40棵辣椒、15棵豆角和6棵茄子,还有没挂一个果的2棵丝瓜、2棵苦瓜和2棵南瓜,以前间隔一天淋一次水,接下来可能要改成一天淋一次了。可是才浇几桶水,我就汗流浃背了。这样的天气,啥事都难做。

我只是早起浇点菜,就觉得这样很辛苦了。那些农民,那些外卖小哥,那些出租车司机,还有那么多这样那样的人们,又何曾休过快乐的寒暑假呢?他们哪一天不是早出晚归、风里来雨里去呢?我出了几滴汗就这样矫情,是我天生命好一些吗?只是39年前那场中考超常发挥了而已,不然我还不是这风雨无阻中的一员。哪能像现在这样享受长长的暑假,还带点狗眼看人低的清高与自傲。

但是想想,其实我不该浇菜的。我们鸾山镇上,每天早上到上午,都有很多本地蔬菜出卖。一大早,就有很多的老人,或挑或扛或拉或推,带着那许多新鲜蔬菜去赶早集。我本应该去他们那里买一点的,毕竟假期我还是有工资可以领取的。而很多老人,他们长年累月没有收入,就靠种点蔬菜换点柴米油盐钱。现在经济形势不太乐观,鸾山没有企业,没有外来人员,那些农民伯伯,辛辛苦苦种下的蔬菜,是难以卖出去的。他们每天在集市上守到很晚,还是有些蔬菜没能卖出去。他们只是自叹命运不济,没有半点怨天尤人,只能带着遗憾地拉回家,或者自己吃掉,或者扔掉。

如果我能买一点也是一点,至少可以帮助其中一位老人提前回家。每当我从那里路过时,老爷爷老奶奶就露出那种渴望的眼神,还有那轻柔亲切的话语,问:“要不要豆角?”这让我想起了每次回家时老母亲的问候,还有那眼神,其中有多么深切地盼望啊。当你问他们买一条3元钱的丝瓜时,他们会说上好几声谢谢,好像我真的帮了他们一个大忙。

可是,我每天又能买多少呢?我们夫妻两人在家一天也吃不了多少菜。对于那么多卖菜的老爷爷老奶奶,我又能帮得了谁,帮得了多少呢?每天早上,这里可是聚集了几十个这样的卖菜老人!他们本是农民,种菜就是他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一种生活的本能。我是农民的儿子,种菜也算是天生就会的一项本事。老爸没怎么教我,我就学会了一些种菜的常识,稍微下点工夫,甚至有些菜比老爸都种得好。当然,我的菜比不上那些真正的农民那样种得好,收获大,但也基本上做到大部分蔬菜的自给自足。但问题是现在的我已经脱离了农民的身份,我是不是就不该种菜了呢?

网络商务的发达,让我们在手机上就可以买菜了,而且今晚下单,最迟明天下午到家,既快捷又方便。只是大家都这样,老爷爷老奶奶的蔬菜还有谁要呢?

古语云:伐冰之家,不畜牛羊。这句话出自《礼记·大学》,意思是能够凿冰来保鲜食物的家庭,就不需要再养牛养羊了。这句话表达了一种观点,即已经拥有了某种优势或资源的人,不应该再过度追求其他的利益。早两天,武汉“萝卜快跑”自动驾驶网约车的出现,更引起了社会的极大讨论。我们既感叹时代变化得太快,惊叹于科技的发达,更觉得人生的渺小,将来还有什么人工智能不能取而代之的呢?那些司机会失业吗?

而我,明天到底又该不该继续种菜呢?

